



做秧盘

崔海波

我对农业机械化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联合收割机代替人工割稻上，近日去了百梁桥村的一位姓许的种粮大户家里，发现粮食生产用到的机械有好几种，单单是做秧盘就要用到两种机器。

有一首宁波人耳熟能详的童谣这么唱：正月嗑瓜子，二月放鸽子，三月种下秧子。传统的粮食生产是把谷种密密地撒在一块田里，待其发芽后长到三五寸长时，再分插到田畝里，这叫插秧。现在谷种是下到秧盘里的，长到三五寸时抛到田里去，那叫抛秧，相比之下，抛秧的劳动强度比插秧大大减小。农历二月，春寒料峭，下秧子还没开始，但秧盘得先做起来，所谓做秧盘就是把泥土铺到盘子里，给谷种做一张松软的床。秧盘是一只长方形的塑料格，大小跟快餐店里的餐盘差不多。

许师傅承包了好几百亩农田，一家人当然忙不过来，他雇了十多个农民工。仓库里堆着从农田里挖来的几十吨普通泥，像一座小山，山边叠放着一包包水稻育秧基质，通俗点说就是营养土，许师傅今年买了三十吨基质。农民们把普通泥和基质以一比一的比例搅拌。据说，前几年，他们曾以三七七或者七比三的比例拌泥，培育出来的秧苗总是不太好，经过多年摸索，发现基质和普通泥一比一配方最科学。

自家农田里挖来的泥土有些是结块的，虽然用铲子捣碎，但还是有大大小小的泥球，这就要用到第一种机器——床土整理筛选机，筛选机体形不大，工作原理跟轧面粉差不多的，把拌和好的泥土倒进铁皮漏斗里，接通电源，细得像粉末一样的泥土就筛选出来了，不合格的颗粒状的泥土从另一边出来，农民把它铲到漏斗里再加工。

下一步就是做秧盘了。一亩田大概需要四十只秧盘，考虑到谷种的发芽率，所以预算总是要多打一点，他们准备每亩做五十只，三百亩早稻就要做一万五千只秧盘。做秧盘也有专门的机器，名字叫全自动水稻育秧流水线，机身很长，大概有五米，上面也是一只漏斗，空秧盘放上传送带，送到漏斗下面接泥，从另一头出来时，盘上已经均匀地铺上了大概一厘米厚的泥土，做秧盘虽然实现了机械化，但因为要做的秧盘数量大，需要多人在流水线上分工合作，第一个人用平板车从另一仓库里运来空的育秧盘，第二个人将盘子一一排到传送带上，第三个人把地上的泥土铲到漏斗里，第四个人管着漏斗，看看下面的盘子是不是铺满泥土，不够的话就加一点，最后一个人把传送过来的已经铺满泥土的秧盘一只只叠起来整整齐齐地码到一处。

今年开春以来雨水偏多，农民们晴天在田里翻耕，下雨天在仓库里做秧盘。自古以来，农民都是看着老天爷的脸色安排农事的。一位姓陈的农民还告诉我这样一句老话：落雨落雪不停工，大雪大雨拣谷种。下一步要做的拣谷种也是安排在雨天室内做。流水线上作业比较轻松，农民们各司其责，配合默契，偶尔也开开玩笑道道老古。他们对今年的粮食生产满怀希望，说是去年浙江卫视还到他们的丰产方拍过电视。

我说：“哦，原来你们已经上过电视了。”

他们自豪地说，中央电视台也上过了。

春种秋收，耕耘着总是快乐的。我向农民讨来一袋搅拌好的泥土和谷种，准备在自家阳台上做一个迷你丰产方。

四月的西畝

陈峰

那些天，正是四月芳菲。大堰西畝的油菜花开得满坡满野，这种黄不是老黄、嫩黄、鹅黄，也不是浅黄、金黄、明黄，这是一种你无法形容的黄色。

明晃晃金灿灿的油菜花兀自开着，间隔着碧绿的菜蔬，苍翠的古树，与白墙灰瓦的民居相映衬，陶潜诗里“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景象，也就如此这般吧。

暮色四合，西畝村家家户户点亮红灯笼，热烈火辣的油菜花此时影影绰绰，敛起白天的热情，静若处子。

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当我踏入西畝祠堂，祠堂亮如白昼，四根细脚伶仃的长矮凳围着一张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一只只饭碗安静地覆在桌上，碗是白壳碗，粗粝中透着精细，碗底刻着某户人家的姓或名，每只碗上搁着一双筷，筷与筷之间首尾相连，像兄弟情深，又像恋人呢喃，每只饭碗旁配了一只碟，碟上放了一只刚好一口喝掉的恰到好处白瓷蓝边小酒杯，酒杯里盛着一只羹匙，柔顺而乖巧，桌中央放着一把古旧的锡酒壶，泛着暗哑的光，如同一个老人迎接在外的游子，随时恭候你，坐下，掀碗，拿筷，斟酒，共饮，言欢。

这是农村祠堂结婚办酒的场景，俗称好热场头。小时候，我偶尔随大人去亲戚家吃酒，在那个少吃缺穿的年代里，吃酒是多么开心的事啊。在我的记忆里，喜庆的颜色永远是鲜亮的，新娘子的模样永远记不清。而我必须站在长矮凳上才能撇着菜，吃过的红烧蹄膀永远是油光锃亮的，酱烤猪头的拔丝永远是闪着光的，怎么拉都是扯不断的，拦轿门抢糖果永远充满了无穷的魔力，到了最后，我总是赖在亲戚家里不肯回家。

所以，当三十多年后的某日，因缘际会来到大堰参加大堰的农家乐，我喜出望外。我定睛地看着村里的翁媪系着围身布衫，托着刷着红漆的木盘子，满脸皱纹里喜气盈盈，热气腾腾的一碗碗野菜纷纷摇曳上桌，野菜炒木耳，马兰香干笋丝，烤厥菜，香椿炒蛋，野菜们拗出她们最鲜亮的造型呈现在我的面前。酒是家酿的冬宝酒，从有年代的锡酒壶倾泄出来，流淌在白壳碗里，偶有米粒悬浮，像珍珠。酒未入口，心已微醺。农家的点心也不甘寂寞，碧青团，雪白米馒头，黑亮烤芋艿，黑白相间糯米麻团，样样如同珍馐。

更叫人难忘的是边吃边听戏。方形的戏台，八角攒尖，雕梁画栋，顶有四卷，棚中间八卦形藻井，金碧辉煌。台上，一边是着红衣的男子，眉清目秀，一会会琴一会会鼓；一边是女艺人上着粉色斜襟衣裳，粉嫩如初开的桃花，下着白色府绸阔腿裤，罗袜暗生尘，化得红扑扑的妆容，手拿一方手帕，时而掩嘴，时而上下翻飞，唱念做打，插科打诨，一人饰两角，走书、串客、越剧无所不演，乡气又艳俗，俗到骨子里便成风雅。

小时候，当农民收割了晚稻或过年的时候，村子里就会搭起舞台，请来戏班子做戏文。我永远不知道唱的是什么戏，只觉得小姐丫鬟纤纤细步，衣带当风，浓妆艳抹，小嘴像樱桃，脸蛋像苹果。小生长得细细巧巧，跟女孩子似的。大人们总会说，落难小生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遇上大人心情好，买包瓜子买节甘蔗便如获至宝。到了最后，我总是等不到戏文散场就趴在大人的背上呼呼睡去。

这一场乡宴的模样，我常常以为那就是一个梦境。当某年某月某一天，两段回忆，时空交错，一如梦境与梦境的交接，在暗夜里，我欢喜地将它们串起来。这情景，自那天离开大堰后，断断续续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不时跳出来，让我回味。心中某种隐秘的情怀，不时被这种情景撩动。也许本没有那么好，经过回忆后，发醉了，丰盈了，更见风姿更见妖娆。

西畝，四月的西畝，它一直在那里，只要我需要，它就会在那里。

本版摄影 梁溪

总第 5603 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三江



猪草与野菜

红尘一书

看窗外阳光明媚，许多人在这个时候筹划的是一场春游，我想的却是什么时候出去掐野菜。

我从来不曾想到过，在童年时期，我每天下午都会背着背篓出去掐的猪草，若干年后竟成了城市餐桌上的美味，真的，童年时候，我每天都要割一背篓猪草，而那时的猪草中，几乎有一半是我们现在爱吃的野菜，比方说马兰头、水芹菜、鱼腥草、荠菜，在我生活过的乡下遍地都是的，而那时这些草在我们眼里没有这么高贵的名字，也并不知道它可以当作菜吃，就说马兰头和鱼腥草吧，乡下的田埂上可是密密麻麻的，马兰头我们那时叫它“鱼秋蒜”，鱼腥草我们叫“折耳根”，水芹菜我们管它叫“空筒菜”，至于荠菜，在我眼里好像连名字都没有，乡下孩子都知道这些草可以用来喂猪，却从来不会有人把它用来做菜，若干年后我在宁波经常听人讲起马兰头，出于好奇总想看看它为何物，结果发现它就是小时割得最多的鱼秋蒜时，吃惊不小，而当我在超市看见折耳根竟美其名曰“鱼腥草”时，又被吓了一跳，唯有知道空筒菜就是水芹菜的时候，我没有太惊讶，因为它长得是有点像芹菜。

初识野菜，那是二十年前嫁到浙江乡下的时候，因为住在乡下，总看见有人上山掐野菜，我家的公公婆婆或是小姑子有时也会出去掐野菜，于是我也跟上了，乡下竹山多，提一个篮子，带一把小刀，往竹林里一钻，回来时总会满载而归，我喜欢上寻野菜，清明上坟归来的路上，去镇里回家的途中，都习惯张罗野菜，没有篮子时就往塑料袋里塞，或者往自行车篮子里扔，没有刀时就用手掐，那种快乐，那种满足总是荡漾在心间。有趣的是，老家的兄弟来浙江看我，见我们吃起了“猪草”，回去后就当成了笑话讲。

野菜好吃，而我更满足于掐野菜的过程，就像钓鱼的人不一定是为了吃鱼，或者有的钓鱼者根本就不吃鱼一样，这个过程带来的享受别人难以理解，有时我怀疑我根本不是为了找野菜，而是更喜欢在乡下的那些沟沟坎坎里爬来爬去的感觉，野外的花儿草儿跟我这个乡下出生的人实在是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吧。

有一次，和朋友们去金华春游，遇上连绵的雨，加上晕车，玩了两天都甚觉无趣，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可在准备回程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路边有很多野菜，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那时天还在下雨，我一手打伞，一手掐野菜，也不管皮鞋是否弄湿了，搞得有点狼狈，可仿佛两天的春游都远比不上这掐了一会野菜来得快乐。

我喜欢野菜，我常说自己就似一棵野菜，似一棵长在路边的野菜，朋友说别这样妄自菲薄。其实说这样的话，我并没有自卑，如果说人在生活的舞台上如同一盘菜，我觉得我就像一盘野菜无所谓贵与贱。有些东西贵如灵芝燕窝，只因为稀少，有人贱似野菜，因为随处可见。可贵不包治百病，贱也有缺一不可的时候。

或许是自己“土气”太重，无论在城市中生活了多久，我依然想念乡下的沟沟坎坎，想念那些猪草，甚或是野菜，多年前我们从农村走进城市，现在渴望多年后我会从城市走进农村，我渴望再吃自己种的绿色果蔬，养正宗的土鸡土鸭，看桃红李白，听雨打篱笆百鸟歌唱。若要问我乡下有什么好？我说：你看，乡下的猪草已经变成野菜了。



网坛风雨路

——李娜自传

33

见到孙晋芳的时候反而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她很瘦，非常高，目测有一米七八左右，没有官架子，说话做事风风火火，很可亲。

任你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当时我就想：领导来就领导来，反正跟我没关系，我就读我的书。

但是与孙主任的一番谈话，和我之前想象的非常不同。她先问我最近在干吗，我说在学校读书。她又问我以后想干吗，就这么聊了一会儿家常。聊着聊着，她单刀直入地切入主题：“我听很多人说，原来有个叫李娜的，突然间退役了，所以想来看看。很多人都说你有点天分，打球是你实现自己的手段，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呢？”

我有点吃惊，以前也没少和领导谈话，印象中，领导一般会打打官腔，很少有人会站在运动员的立场，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这是第一次有领导这么跟我谈话，也是第一次有人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打球是可以“为自己打”的。她说：“如果你要回来，我可以给你机会。”

现在想起来，当年孙主任看似目的性不是很强的谈话，却把我和网球一度中断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而且更加坚

定了我前进的方向。

孙主任的话虽然对我有所触动，但还是没有完全动摇我上大学深造的决心。我有些犹豫，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还是回到学校继续学习。这次见面像是一段小插曲，慢慢地被淡忘了。但我们队里的老队友登门的次数更加频繁了，以前一个星期去两次，之后变成一个星期去三次，到后来就天天都去。

队友说：“我们真的需要你。”

从我这边，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影响了。本来很安逸悠闲的生活，突然一帮人每天围着你不停游说。

但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了新领导的诚意。我是个心直口快的急性子女生，很容易被人打动。别人欺负我，我不会忍着，但人家帮助我，我也会记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从小打网球，进队以后基本都是湖北省培养的，就算为了回报这个恩情吧，我决定再帮湖北队打一次全运会。

在这期间，我也有过种种顾虑，反复掂量了好几个月——复出对我是一件大事。退役的时候，我在全国排名第一，再出去打，打得好没关系，一旦打得不好，别人会怎么评论我？

而且，我不想中断自己的学业，我也不想混张文凭了事，如果回去打球，我的学业怎么办？

左思右想，主意难定。我去找姜山商量，他说：“我不会去阻止你或者怎么样，你自己要想好，不管什么样的

决定我都支持你。”

我跟我妈说：“妈，你说我回去打球怎么样？”

我妈吓了一跳：“啊？真的假的，别开玩笑。”因为妈妈知道当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退役的。为了治疗我的内分泌失调，妈妈到处找中医给我看病，最后我喝了快两年的中药，才把身体调理过来。

我说：“真的。”

妈妈沉默了一下，说：“那我什么都不要求你，要累了呢就再回来。”

孙主任是2003年找我谈的话，我是2004年1月份回到省队的。因为4月份要参加比赛，过完年后，我就归队进行训练。

对我来说，选择退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要离开我熟悉的圈子，离开我倾注了太多感情的网球，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复出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决定，因为我要面临未知的未来和走回头路的双重压力。

在复出这条路上，孙主任发挥的作用很关键。我觉得她的谈话很贴心。可能因为她是新来的领导，和我素未谋面，也没有任何的恩怨情仇。也可能是因为她是运动员出身，而且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所以她比较了解运动员是什么样的想法。她给我留下的感觉是一个敢想敢干、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她真心实意地想要为网球做点事情。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桂忠玉